

前 言

《家庭教育》一书最初出版问世在 1925 年。它是我国已故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在探索中国化、科学化的儿童教育道路中，对家庭教育亲身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总结的汇集。

陈先生早在 1920 年就开始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验。他把家庭教育的实践建立在儿童研究的基础之上，使两者有机地密切结合在一起。《家庭教育》和他所著的另一姐妹篇《儿童心理之研究》在 1925 年同时出版印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家庭教育》融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与知识于一体，内容包括“儿童的心理”“学习之性质与原则”以及“家庭教育的教导原则 101 条”，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道理，告诉家长和老师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从父母的责任到应该具备的素质，从培养孩子的要求和目标到教育的原则和方法，都一一作了妙趣的叙述和说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当时评价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教育家郑宗海在序文中赞叹此书说：“阅过之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畴。”

《家庭教育》自 1925 年出版后，曾再版十余次。建国后于

1981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重版；1983年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1989年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全集》第二卷；1992年在香港重版；199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再次出版；都受到海内外广大家长、教师和儿童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和好评。

这次重新出版《家庭教育》，除原书外，还作为附录收入作者在30至40年代发表的《怎样做父母》小册子（1948年出版）和有关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和学校、家庭、社会如何相辅而行做好儿童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8篇，以及1979年发表的《发展幼儿教育的几点建议》；此外，还收入陈鹤琴给儿孙的部分书信及作者子女对父亲的回忆文章，以使读者能更全面、具体地了解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了解这位爱国老教育家的人格魅力和他的献身精神、创新精神。

陈鹤琴作为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教育基本理论和经验，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借鉴价值。让我们遵循科教兴国战略和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重视发展儿童早期教育，着力推行素质教育的方针，结合当前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的状况和问题，学习、研究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使之在培养祖国21世纪接班人的大业中作出贡献，这是我们重新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这次再版由陈秀云、陈一飞负责编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再版工作，承中国致公出版社、爱知书店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编者

2001年6月

重版序^①

儿童是振兴中华的希望。儿童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虽然年已九旬，但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之心依然十分炽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培育人才要从小开始。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教育。我曾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加强幼儿教育的建议。最近，党中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我更为激动，愿为培育共产主义事业的幼苗再发一分光和热。

儿童教育是一门科学。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实践出真知。要从实践中摸索教育儿童的规律。《家庭教育》是我早年在东南大学执教期间，研究儿童心理及从事家庭教育实践经验所得。这本书自1925年问世以来，再版过十余次。不少读过这本书的父母和教师，感到对教育孩子，处理和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还有一定帮助。因此，特将此书作些删改重版，献给广大的父母、教师们和儿童教育工作者。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我的挚友和同志。他对我的帮助鼓舞和支持很大。今年是他诞生 90 周年。重印本书时我特意重刊了他为《家庭教育》所写的序，以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家庭教育》一书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本人水平的限制，内容肯定是不够完善的。这次重版，希望抛砖引玉，引起一切从事儿童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和实践热情，从而产生更多更好适应时代需要的抚养、教育儿童的著作。

这次重版，承蒙教育、出版部门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志此致谢。

陈鹤琴

1981年6月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为教育科学出版社重版《家庭教育》所写的序。

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陶行知

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全书分十二章，立家庭教育原则一百零一条。前两章述儿童心理及普通教导法，为提纲挈领之讨论；后十章都是拿具体的事实来解释各项建议之涵义。在这书里，小孩子从醒到睡，从笑到哭，从吃到撒，从健康到生病，从待人到接物的种种问题，都得到了很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负家庭教育责任的，都有很具体的指导。

书中取材的来源不一，但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陈先生的儿子一鸣。著者在《自序》中曾声明各项材料之来源，但未指明一鸣就是这本书之中心人物。倘使我们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它一遍，就觉得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百零一条举例当中，在一鸣那儿来的，就占七十三条之多，其余的事实只可算为陪客。陈先生得了这个实验的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据他自己所说，我们晓得《佛戴之教育》(The Education of Karl Witte)一书对于他研究家庭教育这个问题是很有影响的。佛戴小时通五国方言，九岁进大

学，十四岁得哲学博士，十六岁得法律博士并任柏林大学教授，都是他的父亲大佛戴的教育理想之实现。一鸣就是陈先生的佛戴，《家庭教育》一书就当作《一鸣之教育》看也是可以的。

郑宗海氏的序文上说：“我阅过之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这种称赞并不过分。我现在要举一两个例子来证明陈先生的艺术化家庭教育。当他讨论游戏式的教育法时，他举了下面一个例子：

“今天 1924 年 4 月 18 日）下午我手里拿着一只照相机，叫我的妻子把我们的女儿秀霞放在摇椅里。预备要替她拍照的时候，一鸣就捷足先登，爬到椅子里去，也要我替他拍照，我再三劝告他，他总是不肯。后来，我笑嘻嘻地对他说：‘一鸣！你听着！我叫一 二 三。我叫‘三’的时候 你就爬起来 爬得愈快愈好。’他看见我同地玩，也很高兴地答应我。歇了一歇，我就‘一，二，三’地叫起来，说到‘二’的时候，他一只脚踏在椅子的坐板上，两只手扶在椅子的边上，目光闪闪地朝我看着我。等我说到‘三’的时候，他就一跃而出，以显出他敏捷的样子。”

一鸣三岁大的时候，陈先生要一鸣把东西玩好以后，整理好放在原处，一鸣不依，他就想了下面说的一个法子：

“后来我对他说。‘我帮助你一同弄。’我就‘嗨嗨’、‘嗨嗨’地叫着，替他整理起来；他看见我已经替他整理好，也‘嗨嗨’、‘嗨嗨’地叫着，把书籍搬到他的书架上去了。”

他讨论小孩子为什么怕，为什么哭的时候举了两个例子，也可以显出他神乎其技的教育法：

“我同一鸣（一岁零十个月）在草地上游戏的时候，他看见一只大蟾蜍就举起手来向着后退，并且喊叫说‘咬！咬！’我走过去，在地上拾了一根棒头轻轻地去刺着那只蟾蜍说：‘蟾蜍你好

吗？’后来他拿了我的棒头也去刺刺看，但是一触就缩回，仍显出怕的样子，但比当初好得多了。”

“有一天，我带一鸣（一岁零三个月）到东大附小去看小学生做戏，做戏的小学生们共有三百多人，戏做得很好，观戏的人大家都鼓掌。在这个当儿，小孩子应当发生惧怕，但我一抱一鸣进门，就笑嘻嘻地对他说：‘你看这里许多小孩子。’后来看到小孩子要鼓掌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们也来拍掌’。他一听见小孩子拍掌也就欢欢喜喜地鼓起掌来。”

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在这种家庭里面，小孩子早上醒了要哭，吃奶要哭，穿衣服要哭，换尿布要哭，洗脸要哭，拭鼻涕要哭，看见生人要哭，喊人抱要哭，讨糖吃要哭，跌了要哭，睡时脱衣服要哭，一天平均总得要哭十几回。估计起来，全中国六岁以下的小孩子每年流的眼泪该有两万万斤。如果做父母的肯象陈先生这样细心教导儿童或是采用陈先生的教导方法，我敢说，小孩的眼泪是可以省掉一万万八千万斤咧。

陈先生写这本书有一个一贯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教育应有一致的措施。中国家庭教育素主张刚柔并济。父亲往往失之过严；母亲往往失之过宽。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虽然有时相成，但流弊未免太大。因为父母所施方法之宽严不同，子女竟至无所适从，不能了解事理之当然。并且方法过严则易失子女之爱心；过宽则易失子女之敬意。这都是父母主张不一致的弊病。陈先生此书所述各种教育方法，或宽或严，都以事体的性质为根据，不以施教的人为转移。他和他的夫人对于一鸣的教育，就是往这条路去走的。我们看他教一鸣，觉得他是个母亲化的父亲，姊妹化的父亲，但他从没有失掉

父亲的本色。

这本书出来以后，小孩子可以多发些笑声，父母也可以少受些烦恼了。这本书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著者既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我愿读此书者亦务须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肠去领会此书之意义。我深信此书能解决父母许多疑难问题，就说它是中国做父母的必读之书，也不为过。这本书虽有许多贡献，但还是初步试验的成绩。有志儿童幸福者，倘能拿此书来做个基础，再谋进一步的贡献，那就更是我们所希望的了。

一九二五年

序 珠玑满幅 神乎其技^①

郑宗海^②

家庭教育素为我国所重。家庭教育的书籍，在我国也不乏善本。旧的如颜之推家训，近在如王謩所译之宁馨儿，儿童鉴等书，皆陈义丰瞻，行文畅达。但搜采具体的事实，运以浅鲜之文辞，可期家喻户晓的，那么陈君之书要算第一本了。

看书的法，有时要探其重要之主旨，有时要究其详细之方法，阅本书的，这两方面都要顾到的。但是假如方法上的细节，一时限于设备或环境，有未易实行的地方，那只须临时变通适用便是。最重要的还在得其精神，取法乎上，虽不能一蹴而就，能够步步逼近，便是进步的征象了。现在将本书的略历，约述一番。

大概教育界人都知道本书作者陈君鹤琴很是喜欢研究儿童心理和幼稚教育的。陈君在清华的时候，很热心于社会公益事项，他也极能与各种的人——学校里的同学，校外负贩驴夫以至乞丐——相接近。他到美国留学，先往约翰霍金大学，是校以研究精神著称于世，陈君想要研究地质，因陈君向来喜欢做观察实验功夫，实有科学家的精神。但后来陈君仍旧拿这种功

夫回到“人”的研究上去，如今知道他的略历，也就可明白他是适宜于做那种研究的人了。

陈君回国后一年成了婚。再一年得了子。现来已有子女一对了！他既得了子，就有可以时时研究时时实验的资料。他起初天天自己沐浴小孩，他一直将所发见的事分类的记载下来。有时把足以见到身心现状的材料摄了影。久久渐已积卷盈帙，分类的记载本，已十余本了！我和我内人去访问的时候，他时常拿给我们看。我虽也习教育，若就幼稚教育一项之实施而言，真是惭愧得很！不过向来对此也有兴味，既有良友之家可以观摩，无形中当然已得益不浅。

他一方既在东南大学教授儿童心理一科，一方又实地研究。他的兴味，自然益发浓厚。现在陈君把他数年的研究和经验实地的所得，作有系统的叙述。陈君且将稿件交我，使我有先睹为快的机会。我阅过之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私幸有此一卷，置诸案头，可以奉为龟鉴。陈君以斯科专家而问序于我，忸惶之余，用赘数语于简端以志一人对于是书之感想，且以告家庭之有子弟者，是为序。

甲子冬月 ③郑宗海识于南京

[注释]

标题是编者加的。

郑宗海(1892.9-1979.3)，又名郑晓沧，生前任杭州大学教授、顾问，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他从事教育工作60余载，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郑宗海是陈鹤琴的挚友，辛亥革命后两人是清华学堂同班

同学,1914年先后赴美攻读教育,“五四”运动前后回国,共同致力于教育事业。

③1924年冬。

代序 终生不失赤子之心

——《陈鹤琴教育文集》序

潘 菽^②

陈鹤琴同志在他最早的一本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的自序中，开头就说，他很爱儿童，儿童也很爱他。他在平常的场合也常常说这种话。这样的一种话可以基本上概括他一生的为人、工作、科研以及事业。因为热爱儿童，所以儿童也喜欢他；所以他要研究儿童，了解儿童；要讲求幼儿教育，要宣传家庭教育；要办幼儿园，要办小学；要常常谈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要研究儿童玩具；要关心儿童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办师范，要重视师资的培养等等。在我们的社会里，确实需要有千千万万象陈鹤琴同志那样热爱儿童的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对下一代的身心发育给以极大的关心；要研究他们，科学地了解他们，给他们以最良好最合理的环境和教育。

有人称赞陈鹤琴同志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恰当的印象。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纯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他不仅喜欢自己

的几个孩子，也喜欢所有见到的儿童。不仅自己几个孩子喜欢他，所有见到他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其实除非别有心肠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这样看他。他好象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有他的风骨。正因为这样，他在旧社会里并不怎样顺利，是不容于某些有势者的。他也不顺从于某些有势者。他曾因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文教活动，受到日伪暗杀威胁，解放前夕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禁。在旧时代，他的抱负并没有得到怎样的施展。尽管如此，在困难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奋力从事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写了不少论著文章和其他读物，对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学术上，陈鹤琴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由行而知。用现在的话说，他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他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是把研究、实践或发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他同时研究儿童，同时办幼儿园，同时在自己的家庭里实施幼儿教育，同时宣讲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他所讲所写大部分是他自身的观察研究所得，是他自身的体会和心得，所以阅读或听讲的人都会感到特别亲切有益。取得了不是仅仅运用书本知识，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取得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一种学风。

他最受到欢迎的一本著作是《家庭教育》。此书在过去出版以后就重版过好几次。最近此书又经过作者的修订而予以再版，仍受到欢迎和好评。可见，此书是经得起考验的，对我们的新社会仍有价值和需要。这本书大部分是分条论述“怎样教小孩”的许多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共 101 条），而很少空文。它是陈鹤琴同志多年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总结，其中有许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给此书原版写序的

郑宗海先生阅读过此书后觉得“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陶行知先生读后也对书中有些地方有达到“神乎其技”的感觉。这些话应当都非溢美之辞。这里要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陈鹤琴同志在处理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能达到“神乎其技”的艺术境界呢？这是因为他有天生的这种本领吗？当然不是的。我想，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主要还是因为他全心全意扑在孩子身上，千方百计为了使他们能得到身心健康的发展，处处体贴他们，为他们着想，但又决不姑息他们，纵容他们，迁就他们。这就要当孩子们出现问题时精心考虑，仔细琢磨，以求得出正确合理的处理方法，而决不简单粗鲁地予以对待。这样就很有可能会想到一些相当巧妙、出乎意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为一般人所不能想到也不能做到的。他又为什么能对孩子们那样地真心诚意，体贴入微，以致能考虑周到，设想精细呢？那又是由于有一颗赤炽的热爱孩子们的心。这颗心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读了陈鹤琴同志的书或文章，要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应该是他那颗热爱儿童、关心社会、造福人类的“赤子之心”。至于他所曾采用的许多具体办法，在新旧社会很不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不能照搬硬套的，比如今天我们社会的家庭，已很少是陈鹤琴同志那时所写书中所设想的那种家庭，而是崭新的、许多是双职工的家庭。但从这些方法中所体现的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儿童教育的基本原理，今天也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他在旧中国不免郁郁于心，到了新中国则光辉焕发了。他的理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这是由于我国的幼儿教育战线上有了越来越强大的队伍。他在解放后，学习很努力，非常热爱党，向

往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和我同属于九三学社组织，所以又有了同志的关系。他因高龄，已抱疾卧床，但仍是巍然一老，心热如旧。他嘱他的女儿秀云同志转托我给他的文集写几句话以当序引。我义不可却，于是就写了上面一些话。

1982年8月

[注释]

本序刊登于1983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此处略有删节。

潘菽(1897年—1988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代序 感言^①

陈淑安^②

孩子是纯洁无辜的。先天的遗传因子注定了他的性别、智力和个性；后天的环境，更左右了他个人的成长。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家庭环境是影响孩子的第一个场所。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最多最长；而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亦最大最深远。家庭教育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无论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甚至对事物的看法、食物的嗜好、潜在着深处的、或不知不觉流露出的，都可追源于最早最先的塑造地——家庭。

陈鹤琴老先生的《家庭教育》阐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的幼儿教育原则和方法十分切实中肯，且适合中国人的家庭，虽然这本书早在 1925 年出版，书中的一些实例，可能因时代的不同而对今天的家庭不尽适用。但是，在管教孩子的原则和方法上却极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我没有亲受陈老先生教诲的机缘，但是陈老先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方法，却给予我极大启示。特别是《家庭教育》一书，我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虽然里面的例子不怎么

记得，但是陈老先生的精神、思想以及对幼童的看法，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数十年来无论在对学生们进行幼儿教育思想及方法的指导上，或亲自养我的孩子上，都不知不觉地秉承着这个思想而活用变化。

《家庭教育》是一本有系统、逻辑严密、文字畅通、易读、易懂、方法实际可行而又极适合中国家庭教育的一本好书。薄薄的一本书，蕴藏着深刻的意义。读此书时彷如与长者促膝坐谈，亲切地讨论着各种育儿的方法，既诚挚又有趣。字里行间，将会感到作者是如何地平易近人，如何疼爱孩子。在其女公子陈秀云女士的嘱咐下，以晚辈身分，抱着作惶而又至诚的心推荐及介绍此书，但愿父母们同来一读，让我们孩子的身心更健康地成长。

香港 1990年6月18日

[注释]

本文是 1992年2月香港版陈鹤琴著《家庭教育》一书的引言。

本文作者是香港妇女基金会副会长、幼儿教育专家。